

宋

史

八
三

列傳卷第四十一

宋史二百八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鎮軍國事前行書省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李沆弟維

王旦

向敏中

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曾祖豐泰陵令祖滔洛州
團練判官父炳從邢帥薛懷讓辟爲觀察支使懷讓
徙同州又爲掌書記歷邠州鳳翔判官拜殿中侍御
史知舒州太祖征金陵緣淮供億惟舒尤甚以勞加
侍御史卒沆少好學器度宏遠炳嘗語人曰此兒異
日必至公輔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爲將作監

丞通判潭州遷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相府召試約束
邊將詔書既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右
拾遺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
嘉士也即命中書并化基召試並除右補闕知制誥
沆位最下特升于上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貧
人錢別賜三十萬償之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
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遷職方員外郎召入
翰林爲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
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拜給事中參
知政事四年以本官罷奉朝請未幾丁內艱起復遂

出知昇州未行政知河南府真宗升儲遷禮部侍郎
兼太子賓客詔東宮待以師傅禮真宗即位遷戶部
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改
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
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門下
侍郎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
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
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閤門疏言
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
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

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真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復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諛即佞臣常惡之豈可

効尤時李繼遷又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即從沆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

侈心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
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
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
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
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
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
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
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
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
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

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
後爲謂所傾始伏沆言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
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
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
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
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
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
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
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
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

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
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
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
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憐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
耶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
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
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詔
太醫診視撫問之使相望於道明日駕往臨問賜白
金五千兩方還宮而沆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
駕再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爲大臣忠良純厚始

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言終又泣下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錄其弟國子博士贄爲虞部員外郎光祿寺丞源爲太子中舍屯田員外郎直集賢院維爲戶部員外郎子宗簡爲大理評事甥蘇昂妻兄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乾興元年仁宗即位詔配享真宗廟庭沆性直諒內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頽壁損不

以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技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沆與諸弟友愛尤器重維暇日相對宴飲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沆沒後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爲信倚如此

維字仲方第進士爲保信軍節度推官真宗初獻聖
德詩召試中書擢直集賢院以沆相避知歙州至郡
興學舍歲時行鄉射之禮沆沒入爲戶部員外郎契
丹請和以爲賀正旦使真宗方幸西京維還詣行在
具言其待遇禮厚必保盟好擢兵部員外郎知制誥
自是每北使至多命維主之擢爲翰林學士累遷中
書舍人以疾辭出知許州復入翰林爲學士承旨加
史館修撰仁宗初再遷爲尚書左丞兼侍讀學士預
修真宗實錄遷工部尚書會塞下傳契丹將絕盟復
遣維往使其主隆緒重維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

三百九十六
父詩詩成大喜既還帝欲用爲樞密副使或斥維賦
詩自稱小臣乃寢遷刑部尚書辭不拜引李士衡故
事求換官除相州觀察使爲諫官劉隨所詆知亳州
請赴本鎮改河陽父之還朝復出知陳州卒維博學
少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廢書景德以後巡幸四方
典章名物多維所參定嘗預定七經正義修續通典
冊府元龜性寬易喜愠不見於色獎借後進嗜酒善
謔而好爲詩常曰人生觴詠自適餘何營哉既沒家
無餘貲景祐元年贈尚書右僕射子師錫虞部員外
郎公謹太子中舍

王旦字子明大名華人曾祖言黎陽令祖徹左拾遺
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
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
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
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
志也旦幼沈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
廨舊傳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
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就改將作
監丞趙昌言爲轉運使以威望自任屬吏屏畏入旦

境稱其善政以女妻之代還命監潭州銀場何承矩
典郡薦入爲著作佐郎預編文苑英華詩類遷殿中
丞通判鄭州表請天下建常平倉以塞兼并之路徙
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旦
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
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
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眞宰相器也與之同列
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
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爲遠大之器明年與蘇易簡
同知貢舉加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

院趙昌言參機務旦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
辭職太宗嘉其識體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
出知鳳翔即日以旦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面賜
金紫擇牯犀帶寵之又令冠西閣至道元年知理檢
院二年進兵部郎中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
翰林學士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帝素賢旦
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
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
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咸平三年又
知貢舉鎖宿旬日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二年加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兩朝國史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爲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甚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